# 魏書

二九



列傳第五十九　魏書七十一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苗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代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蕭道成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仕蕭賾歷右軍將軍東中

郎將諮議參軍蕭鸞見叔業而奇之謂之曰卿有如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深宜勉之鸞爲豫州引爲司馬帶陳留太守鸞輔政叔業常伏壯士數百人於建業及鸞廢昭文叔業率衆赴之鸞之自立也以叔業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戸高祖南巡車駕次鍾離鸞拜叔業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去王師數十里高祖令尚書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聿曰我在南富

責正如此豈若卿彼之儉陋也聿云伯父儀服
誠為美麗但恨不盡遊耳徙輔國將軍豫州刺
史屯壽陽鸞死子寶卷自立遷叔業本將軍南
兖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
護率軍赴寶卷其實應顯達也顯達敗而還叔
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為南兖以其去建鄴近受
制於人寶卷嬖人茹法珍王亘之等疑其有異
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粲等棄
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旣在疆埸急則引魏力

不能制且欲羈縻之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之許不復回換叔業雖云得停而憂懼不已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之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勠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範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

馬步二万直出横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
舉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
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之望絶
矣叔業沈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眞度具
訪入國可否之宜眞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
新之美知卿非無款心自不能早決捨南耳但
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多賞叔業遲遲數反眞度
亦遣使與相報復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
昕奉表内附景明元年正月世宗詔曰叔業明

敏秀發英款早悟馳表送誠忠高振古宜加褒
授以彰先覺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雍兖
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
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又賜叔業璽書曰前後
使返有敕想卿具一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
遍宰輔暴加戚屬淫刑既逞朝無孑遺國有瓦
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兼茲智勇深具禍萌
飜然高舉去彼危亂朕興居在念深嘉乃勳前
即敕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揚大眼奚

康生鐵騎五千星言即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
精卒十万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衡巫
卿其并心勠力同斯大舉殊勳茂績職爾之由
崇名厚秩非卿孰賞并有勑與州佐吏及彼土
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襃異軍未渡淮叔業
病卒年六十三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
植監州事乃贈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謚忠武
公給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万絹一
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

子蒨之字文聰仕蕭鸞爲隨郡王左常侍先卒

子譚紹封

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

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

此稱之世宗以譚及高皇后弟貞王肅子紹俱

爲太子洗馬肅宗踐祚轉員外常侍遷輔國將

軍中散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敬

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

關西

倩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蕭鸞歷位羽林監入國以父勳授通直散騎常侍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除廣平內史固辭不拜轉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稱入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徙封山茌縣出爲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末元志西討隴賊軍敗退守岐州爲賊所圍城陷志與芬之並爲賊擒送於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涉字仲昇襲卒

子僑歴龍驤武定中負外羽林監齊受禪爵例降

芬之弟簡之英之並早卒

英之弟譪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

諧善鼓琴譪之師諧而微不及也歴通直散騎

侍郎平東將軍安廣汝陽二郡太守卒

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國

彥先景明二年逃遁歸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

騎常侍封雍丘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出為趙

郡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正始中轉渤海相屬元愉作逆衛兵郡縣彥先不從爲愉拘執踰獄得免仍爲沙門潛行至洛愉平敕還郡延昌中卒時年六十一熙平中贈持節左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恭

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起家貞外郎轉給事中永平中丹楊太守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敕爲別將行勃海郡事後州軍爲賊所敗遂圍郡城城陷見害年三十六神龜中贈平原太守出帝

時復贈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年三十二贈鴻臚少卿

彥先弟絢揚州治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史李崇居於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衍自號豫州刺史衍將馬仙琕遣軍赴之崇聞絢反未測虛實乃遣

國侍郎韓方與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崇曰比因大水蹎蹎不免羣情所逼推為盟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丹陽太守謝靈寶勒水軍討絢絢率衆逆戰神等大破之斬其將帥十餘人絢衆奔營神乘勝尅柵衆皆潰散絢匹馬單逃為村民所獲至尉升湖絢曰吾為人吏反而見擒有何面目得視公也投水而死并鄭祖起等皆斬之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仕蕭寶卷以軍勳至長水校尉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寮佐同謀者多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決定唯席法友柳玄達楊令寶等數人慮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城庫管籥悉付康生詔以植爲征虜將軍兖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食邑千戸尋進號平東將軍入爲大鴻臚卿後

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曰植闔門歸款子昕愚昧爲人誘陷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可特恕其罪以表勲誠尋除揚州大中正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罷州復除大鴻臚卿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禄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爲無恒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以爲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快快朝廷處之不髙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巳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辞氣

激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眪案律在邊合率部衆不滿百人以下身猶尚斬況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衆諠惑都邑駭動人情量其本意

不可測度按詐僞律詐稱制者死今依衆證處
仲達入死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崇義縣開國侯
裴植身居納言之任爲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
姓名募集人衆雖名仲達切讓無忿懼之心衆
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召仲達責問
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
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
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恩裁處詔曰
凶謀既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

亦不須待秋分也時于忠專擅朝權既構成其
禍又矯爲此詔朝野怨之臨終神志自若遺令
子弟命盡之後翦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
葬于嵩高之陰年五十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
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於後祚儁事雪加贈而
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渤海刁沖上疏訟之
於是贈植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
葬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
如嚴君長成之後非衣帢不見小有罪過必束

帶伏閤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凊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箒於沙門寺洒掃植弟瑜粲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植母既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隨去分違數歲

論者譏焉

子惔字道則襲爵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常隨叔業征伐以軍功為寶卷驍騎將軍叔業之歸誠也遣颺率軍於外外以討蠻楚為名內實備寶卷之衆景明初以颺為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封義安縣開國伯邑千戶詔命未至為賊所殺贈冠軍將軍進爵縣侯餘如故世宗以颺勳効未立而卒其子烱不得襲封肅宗初烱行貨於執事乃

封城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戸

烱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叉納其金帛除鎭遠將軍散騎侍郎楊州大中正進伯爲侯改封高城縣增邑一千戸尋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孝昌三年爲城民所害贈散騎常侍鎭東將軍青州刺史開國如故諡曰簡

子斌襲武定中廣州長流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颺弟瑜字文琬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下密縣

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試守滎陽郡坐虎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勃海太守年四十五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定

子堪字靈淵襲爵歷尚書郎與和中坐事死爵除

瑜弟粲字文亮景明初賜爵舒縣子沈重善風儀頗以憍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勑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往

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相愛舉動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官後世宗聞粲善自擧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恇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世宗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

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
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
學親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
經史終爲知音所輕世宗末除前將軍太中大
夫揚州大中正遷安南將軍中書令肅宗釋奠
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後元顥入洛以粲
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
州入嵩高山前廢帝初徵爲驃騎將軍左光祿
大夫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

於御前再拜曰今年還鄴美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豫奉讌樂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入朝暫窺神器 具聞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實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出帝初出爲驃騎大將軍滕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心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而言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蕭衍假署寇亂三齊粲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外其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所害送首蕭衍時年六十五

子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

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行亦過之事

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蕭寶卷至陰平太守景明二年始得歸國授通直郎衍欲辭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恒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脩生救疾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蹤輕舉髣髴高蹤誠希藥此沉痾全養稟氣耳若所療微差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葛屨裁營已

整搖策納屣便陟山途近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
曰知欲養痾中岳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
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
耳既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世宗之末
衍稍以出山千祿執事肅宗除散騎侍郎行河
内郡事尋除建興太守轉河内太守加征虜將
軍遭毋憂解任衍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
民吏追思之孝昌初蕭衍遣將曹敬宗寇荆州
山蠻應之大路斷絶都督崔暹率數万之衆盤

桓魯陽不能前討荊州危急朝廷憂之詔衍爲別將假前將軍與恒農太守王羆率軍一萬出武關以救荊州賊逆戰於淅陽衍大破之賊遂退走荊州圍解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嵇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

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增邑
千二百戸常侍如故仍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
軍次陽平之東北漳曲賊來拒戰衍軍敗見害
朝野人情莫不駭惋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司
空相州刺史
子嵩襲武定中河內太守齊受禪爵例降又天
水冀人尹挺仕蕭鸞以軍勳至陳郡太守遂
與叔業參謀歸誠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司州
刺史擬戍義陽亦封宋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戸

轉冠軍將軍東郡太守未拜而卒賜布帛一百
匹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子循歷太原太守
循弟彖饒安令遼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時
河東南解人柳玄達頗涉經史仕蕭鸞歷諸
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之鎮壽春委以
管記及叔業之被猜疑將謀獻款玄達贊成其
計前後表啓皆玄達之詞景明初除輔國將軍
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開國子邑二百戶二

年秋卒時年四十三後改封夏陽縣邑户如先
玄達曾著大夫論備陳叔業背逆歸順契闊危
難之旨又著喪服論約而易尋文多不録
子絺襲武定中東太原太守齊受禪爵例降絺
弟遠字季雲性麤疎無拘撿時人或謂之栁顛
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爲肅宗挽郎出帝初除
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
或問有何消息荅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元象
二年客遊項城遇患卒時年四十

玄達弟玄瑜景明初除正員郎轉鎮南大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帶汝陰太守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五

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二十六又武都人楊令寶有膂力善射仕蕭鸞數爲小將征戰著效至譙郡太守遂參叔業歸誠之謀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擬戍淮陰封甯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在淮南

征戰累著勞捷徵拜冠軍將軍試守京兆内史
卒追封邵陵縣開國子邑二百戶賜帛三百匹
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子彪襲爵永熙中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齊受禪
例降
令寶弟令仁亦隨令寶立效前將軍汝南内史
又京兆杜陵人韋伯昕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
優於裴植常輕之植疾之如讎即彥先之妹壻
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爲質景明

初封雲陵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南陽太守
數歲坐事免久之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
軍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
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尚書
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也其叔業爪牙心膂所
寄者裴智淵左中郎將封浚儀縣王昊左軍將
軍封南汝陰縣趙革右中郎將封西宋縣並開
國男食邑各二百戶李道眞右軍將軍雎陽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胡文盛右軍將軍封剛陽

縣魏承祖右軍將軍封平春縣並開國子食邑
各三百戶
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爲趨走左右壯健
善事人叔業待之甚厚及出爲州以爲防閤善
撫士卒兼有將用自景明以後嘗爲統軍南北
征伐累有戰功歷太原太守至光祿大夫安南
將軍蕭衍遣將圍義陽士民應之三關既陷州
城時甚懸急以承祖持節行撫軍將軍率師討
之大破賊衆解義陽之圍還復三關遂爲名將

終於并州刺史衣冠之士預叔業勳者安定皇
甫光北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閻慶胤河東
柳僧習等
光美鬚髯善言笑仕蕭鸞以軍勳至右軍將軍
入國爲輔國將軍假南兖州刺史卒於渤海
太守
兄椿齡脺安都壻也隨安都於彭城內附歷位
司徒諮議戉州刺史光未入朝而椿齡先卒
椿齡子璋鄉郡相

璋弟瑒爲司徒胡國珍所拔自太尉記室超遷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壻超拜持節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罷州後仍遇風病久之除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太昌初卒年五十八贈衞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子長卿司州主簿祕書郎中太尉司馬

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拜右軍將軍賜爵山桑

子出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治稱歷驍騎將軍太中大夫右將軍從容風雅好為詩詠常與朝廷名賢汎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出為平西將軍京兆内史當世歎其抑屈卒官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高客博學善文札美風流景明初拜散騎侍郎出為楊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

慶傀父汪參薛安都平北將軍事安都入國聽

汪遷南慶胤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
覺忘疲景明初爲李元談輔國府司馬卒於敷
城太守
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景明初爲裴植征虜府
司馬稍遷北地太守爲政寛平氐羌悅愛肅宗
時至太中大夫加前將軍出爲潁川太守卒官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
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
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覔不知所在於後訪問

乃云逃入益州仕蕭衍以軍勳稍遷至前軍將軍輔國將軍隨裴叔業至壽春為南譙太守兩家雖為婣好而親情不協遂單騎歸國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遣道遷守合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蕭衍以莊丘黑為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為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衍以王鎮國為刺史未至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阻兵反叛戰敗南奔衍以靈珍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

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衍時又遣其左右吴公之等十餘人使南鄭道遷乃僞會使者請靈珍父子靈珍疑而不赴道遷乃殺使者五人馳擊靈珍斬其父子并送使者五首於京師江悦之等推道遷爲持節冠軍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道遷表曰臣聞知機其神趨利如響臣雖不武敢忘機利伏惟陛下澤被區宇德濟蒼生八表同忻品物咸賴臣頃丁蟻賊匹馬歸闕自斯摶噬盤竭丹款但中於壽陽横爲韋纘所謗理

之曲直並是楊集朗王秉所悉臣實愚短豈能
自安便逃竄江吳苟存視息蕭衍梁州刺史莊
丘黑與臣早舊申臣爲長史值黑亡殁專任天
時素願機會在茲遇武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
此臣即披露誠款與其共契機要報武興王楊
紹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請其遣軍以爲腹背即
遣左天長由寒山路馳啓復會通直散騎常侍
臣集朗還至武興臣聞其至知事必剋集朗果
遣鄭右留使至臣間密參機舉會有蕭衍使人

吳公之至知臣懷誠將歸大化遂與府司馬嚴思藏恭典籤吳宗肅王勝等共楊靈珍父子密相構結期當取臣臣幸先覺悉得剹思恭等臣即遣鄭猥馳告集郎急求軍援而武興軍未到之間蕭衍白馬戍主尹天寶不識天命固執愚迷乃率部曲驅掠民丁敢為不逞臣即遣軍主江悅之率諸軍主席靈坦龐樹等領義勇應時討撲而樹銳氣難裁違悅之節度輕進失脫天寶因此直到南鄭重圍州城衆秦士庶僉云危

棘以義逼臣勸爲刺史須藉此威鎮靖内外臣赤誠奉國苟取濟事輒捐小跡且從權宜假當州位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道以事啓聞臣即親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躡後天寶兇徒因宵鳥散進旣摧破退失巢穴潛捨軍衆依山傍險突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甲冑率其所領登即擒斬戍内戶口即放還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時殄公私慶快非但梁秦竭力寔關集朗赴接之機臣前已遣

軍主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黨誘結鄉落令晉壽土豪王僧承王文粲等還至西關共興大義當今庸蜀虛弱楚鄧懸危開拓九區掃清六合形要之利在於此時進趣之略願速處分臣以愚陋猥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即束身馳歸天闕但物情草創猶有參差蕭衍魏興太守范珣安康太守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脩屯聚川東尚規舉斧登遣討襲具於別啓集朗兄弟並議曰臣往日歸誠誓盡心力超蒙榮獎仄殞匪報但

比在壽春遭韋續之酷中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段之來希酬昔遇勳微恩重有靦心顏世宗曰卿建爲山之功一匱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微逡巡不拜詔曰道遷至止既淹未恭州封可勑吏部速令召拜道遷拜日詔給百五十人供尋改封濮陽縣開國侯邑戶如先歲餘頻表解州世宗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淵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札翰往還甚有意理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

於京城之西水次之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
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興國秩歲
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
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
多之出爲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華州刺史轉安
東將軍瀛州刺史常侍如故爲政清嚴善禁盜
賊熙平年病卒年六十九贈撫軍將軍雍州刺
史贈帛五百匹謚曰明侯初道遷以拔漢留臣
權相綏獎須得撲滅珣等使即首路伏願聖慈

特垂鑒照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畧聞詔
曰得表聞之將軍前識機運巳投誠款而中逢
猜閒致有播越復翻然風返建茲殊效忠貫古
烈義動遐邇漢鄭既開勢翦庸蜀混同之畧
方自斯始擒凶掃惡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西
南清盪經筭淹朔當有劬勞所請軍宜別敕一
二又賜道遷璽書曰得表具誠節之懷鄉忠義
夙挺期委自昔中有事因以致乖舛知能乘機
豹變翻然改圖奬率同心萬里投順遠舉漢中

爲開蜀之始洪規茂略深有嘉焉今授卿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豊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戸并同義諸人尋有别授王師數道絡繹電邁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尚書邢巒指授節度卿其善建殊効稱朕意焉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爲例世宗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歸誠本由王頫興之計求分邑戸五百封之世宗

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
意議欲更以三百户封潁與會卒遂寢道遷不
娉正室唯有庶子數人
長子史字元廷歷位前軍將軍鎮遠將軍南兖
州大中正史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
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
人間債負數猶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
免飢寒初道遷知史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史未
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寳來至其家直上

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吏心驚懼謂人曰世
寶至官閒必擊我世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
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
寤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卓詣之
見其衣濕謂吏曰卿昨夕當大飲溺衣如此吏
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
吏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耳於是昏酣
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
其從兄奐等並營視之皆言危而獲振俄而心

悶旋轉而死爲洗浴者覩其尸體大有杖勲青
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吏與南人辛
諶庾道江文遥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
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
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
知庶共歆饗及吏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
吏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吏在
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
無語耳時吏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

便即僵仆狀若被歐吏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
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
瞋責僧明便䆐而欣宗鬼語如吏平生并怒家
人皆得其罪又發擿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吏妻
裴植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穆訟閲徹于公庭
子籍年十餘歲龔襲祖封已數年而吏弟脊等言
其眇目癎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吏同庶已應紹
襲尚書奏籍承封元象中平東將軍太中大夫
齊受禪例降

奐道遷兄子也位至咸陽太守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八世祖胤晉司徒廣陸侯
胤子順璠及孫沈志皆有名官沈孫根慕容寶
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
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國家平
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
力仕蕭道成歷官馬頭太守後軍將軍龍驤將
軍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高
祖至鍾離元護時在城中爲蕭鸞徐州刺史蕭

惠休奉使詣軍高祖見而善之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賛同其謀及叔業疾病外內阻貳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尅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戸便道述職其年入朝尋以州民柳世明圖爲不軌元護馳還遝歷城至即擒殄誅戮所加徹爲濫酷值州内飢儉民人困斃志存隱恤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

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夏卒年五十一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消削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昔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

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邑五百戶延昌中除
宣威將軍給事中會頑騃好酒其妻南陽太守
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荅之房乃通
於其弟機因會飲醉殺之
子景宣襲天平中除給事中齊受禪例降機與
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元護弟靜景明初以歸誠勳拜前將軍性甚貪
忍兄亡未斂便剥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歷齊
州內史天水太守

靜子鉉羽林監

元護從叔恤卒於東代郡太守

子曠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蕭鸞爲以膂力自効軍勳稍遷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留壽春與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苞信縣開國伯食邑千户始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尋轉

冠軍將軍華州刺史未拜改授并州刺史歲餘代還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支征虜將軍以討之法支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支前將軍持節爲別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支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散十年恬靜自處不競勢利世宗末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在州廉和著稱又從封秉氏肅宗初拜光祿大夫熙平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三百匹諡襄侯

子景通襲善事元又兼以貨賂又父繼繼為司
空引景通為掾後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卒官
贈輔國將軍衛尉少卿
子鷃襲永安末尚書郎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劉裕滅姚泓其祖父從
裕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
隸書好愛墳典仕蕭鸞以軍勳至游擊將軍為
軍主助戍壽春遂與叔業同謀歸誠景明初除
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擬戍鍾離懸封恒縣開

國伯食邑七百戶後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治任於刑爲民所怨有受納之釁歲餘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久之拜太中大夫加征虜將軍尋以本將軍出爲河北太守治有清稱轉勃海相尋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羅領軍叉弟也曾行過中山謂世弼曰二州刺史翻復爲郡亦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正光元年卒官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康

長子會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性方厚有名士之風又工摹畫爲時人所服歷給事中尚書郎東萊太守罷郡後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三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劉淵石勒之亂南從渡江祖興之父範之並爲劉裕所誅悅之少孤仕劉駿歷諸王參

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蕭道成初以悅之爲荆州征西府中兵參軍領臺軍主遷屯騎校尉轉後軍將軍部曲稍衆千有餘人蕭賾遣戍漢中就遷輔國將軍蕭衍初劉季連據蜀反叛悅之率部曲及梁秦之衆討滅之以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氐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率軍拒戰大破氐衆還復白馬衍秦梁二州刺史莊丘黒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

既殺蕭衍使者及楊靈珍衍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悅之與樹忻榮勒衆逆戰爲天寶所敗遂圍南鄭戰經四日衆心危沮咸懷離貳悅之盡以家財散賞士卒身當矢刃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走道遷之克全勳款悅之實有力焉正始二年夏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遠

文遥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也文遥奮劒請行遂手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遭父憂解官永平初襲封拜前軍出爲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姦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劫息止治爲雍州諸郡之最徵拜驍騎將軍輔國將軍進號征虜將軍肅宗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年政理如在咸陽遷後將軍安州刺史文遥善於

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已南悉皆淪陷唯文遥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建義元年七月遘疾卒於州年五十五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遥遺愛在民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旣攝州任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假節龍驤將軍行安州事當州都督旣而賊勢轉盛臺援不接果以阻隔彊寇内從無由乃擕諸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太平中詔高麗

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果弟昂武定三年襲爵齊受禪例降

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勳致效自給事中

稍遷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龐樹南安人世宗追錄謀勳封其子景亮襄邑

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李忻榮漢中人與樹俱擊天寶同時戰歿封其

子建爲清水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

張元亮漢中人便弓馬善戰鬬以勳封撫夷縣

開國子食邑二百戶拜東萊太守入為平遠將軍左中郎將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卒贈左將軍巴州刺史

士孫天與扶風人以勳封莫西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武功太守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

道珍除齊州東平原相有治稱卒於鎮遠將軍屯騎校尉

安世苻堅丞相王猛之玄孫也歷涉書傳敢於

人間自羽林監稍遷安西將軍北華州刺史卒
贈本將軍梁州刺史
諶魏衞尉辛毗之後有文學歷步兵校尉濮陽
上黨二郡太守卒贈征虜將軍梁州刺史
子儒之濟州司馬
永善彈琴有文學員外郎梁州別駕漢中太守
永弟漾亦善士性亦至孝爲漢中所歎服元羅
之陷也永入於建鄴遂死焉時有潁川庾導者
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謀亦爲奇士歷覽史

傳善草隷書輕財重義仕蕭衍右中郎將助戍漢中及至洛陽環堵弊廬多與儁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官情正光中乃除幽州左將軍府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天平中卒於青州時有皇甫徽字子玄安定朝那人仕蕭衍歷諸王參軍郡守及道遷之入國也徽亦因地內屬徽妻即道遷之兄女道遷列上勳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實內愧於心

遂拒而不許後刺史羊祉表授征虜府司馬
卒官
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馬
和弟亮儀曹郎中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
或家安國之桓陵縣父興宗蕭賾南安太守誕
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羣盜所害誕雖
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
讎由是州里歎異之蕭賾益州刺史劉悛召為主

簿蕭衍除步兵校尉景明中自漢中歸國既達京師陳伐蜀之計世宗嘉納之延昌末王師大舉除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遣主書趙桃弓宣旨勞勉君尅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世宗晏駕不果而還還後以客例起家除羽林監蕭衍遣將張齊攻圍益州詔誕為統軍與刺史傅豎眼赴援事寧還朝正光中秦隴反叛詔

誕為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
出斜谷趣建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衍
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
數万圍小劒戍益州刺史邴虬令子建拒之因
轉營為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並見俘
執子建遣誕助討之誕勒兵馳赴相對月餘未
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峯名龍鬚山置柵其
上以防歸路誕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
二百餘人令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起煙焰漲

天賊以還途不守連營震怖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万計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熾爲元帥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二年復以誕行巴州刺史三年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分置東梁州仍以誕爲鎮遠將軍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月卒時年六十贈安西將軍益州刺史謚曰莊

長子亢

亢弟脩字　館武定末梁州驃騎府司馬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父膺蕭衍尚書郎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略略為蕭衍寧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也衍命略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還退衍遂改授略怒將有異圖衍使人害之苗年十五有報雪之心延昌中遂歸闕仍陳圖蜀之計於是大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統軍師次晉壽世宗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曰

昔晉室數否華戎鼎沸三燕兩秦咆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圮裂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姦雄定鼎河洛唯獨荆楊尚阻聲敎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楚國富兵彊家給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逸豫遺疾子孫違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商度東西戍防輕重之要計量壃埸險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攻守窺覦之情籌筭卒乘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

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數年之内荆揚可
并若捨舟檝即平原斂後踈前則江淮之所短
棄車馬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彼不
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
俱去其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
淮沔方有相持之勢且夫滿昃相傾陰陽恒理
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以至彊攻至弱必見吞
并之理如以至弱禦至彊焉有全濟之術故明
王聖主皆欲及時立功爲万世之業去高而就

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避難兵家以之恒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遼遠偏兵獨戍泝流十千牧守無良專行刼剥官由財進獄以貨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日覬王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之阨據上流之險循士治之迹蕩建鄴之逋然後偃武脩文制禮作樂天下幸甚豈不盛哉於時肅宗幼沖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以隴

兵彊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
利於速戰粮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
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埶在於疾攻日
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飆至風起
逆者求万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
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
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憍將御墮卒不思長
久之計務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
充國持重之規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

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隷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為郎中仍領軍深見知待孝昌中還朝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俄兼尚書右丞為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還除司徒司馬轉太府少卿加龍驤將軍於時蕭衍巴西民何難尉等豪姓相

率請討巴蜀之間詔苗爲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會殺尒朱榮榮從弟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橋還逼都邑孝莊親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恇懼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而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竊所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城陽王徽中尉高道穆讚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夜下去橋數里便放

火舩河流既駛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下
相蹴爭橋俄然橋絶沒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
卒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既而官軍不至
賊乃涉水與苗死鬬衆寡不敵左右死盡苗浮
河而歿時年四十六帝聞苗死哀傷久之曰苗
若不死當應更立奇功贈使持節都督梁益巴
東梁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
刺史河陽縣開國侯邑一千戸賵帛五百匹粟
五百石謚忠烈侯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

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亮不許常歎息謂亮
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咨嗟絕倒太保城
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
每諫之及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
陽蜂目先見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好文詠尺
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莊帝
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
曰吾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
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

不宜追之

子曇襲爵武定末冀州儀同府刑獄參軍齊受

禪爵例降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嗌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啓茅賦兼列旒旟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决之士淳于誕好立功

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歿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

列傳第五十九

魏書百七十一

列傳第六十　魏書七十二

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録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時中

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以邑碩學博識舉爲國子祭酒高祖甞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邑侍聽賜帛百匹邑後兼幽州中正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邑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曽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兾州默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鵠

鳴鵠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爲幽州司馬

季智子璠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

東益州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

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疾還徵拜中書

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授寧遠將軍賜爵魏昌男選爲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匹尋假寧遠將軍領統軍外防内撫甚得居邊之稱解任還家久之除兖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孝昌中在鄉爲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

子貞字世幹早卒

貞弟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
軍屬洛周陷城弼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
值邢杲起逆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爲杲內應遂
害弼時年四十八
子攜襲祖爵
弼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
免會赦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藻從弟延興南𨙸州刺史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倜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劒客弗事生産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昶

鎮彭城板兼長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內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衍與司徒彭城王勰同鎮壽春勑固爲衍司馬還除太尉西閤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爲試守北平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後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廣平王懷汝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劾恒農太守裴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爲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

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
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彊
幹弱枝以立万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
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
讟之響省傜役薄賦斂脩學官遵舊章貴農
桑賤工賈絶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
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
下悦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
吴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

之徽號協定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垂究察初世宗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疎薄而王畿民庶勞㢟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

旣成集賓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顥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爲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顥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顥顥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旣無事役遂闔門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

事其詞曰紹有周之遐軌兮初錫苗於河陽建甸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紛亂兮仍矯迹於良鄉秉侯衛之楨弼兮乃殖根於幽方自祖考而煇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懼堂構之頹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臨深而履薄登高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何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逼知年

命之有期兮慨斡流之不息傷艱蹭之相承兮悲屯蹇而日臻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於古人或垂綸於渭濱兮有胥靡於傅巖既應繇而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黜於庶邦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鸞孫而爭國兮有讓位而採薇有躍馬而赴會兮有棲遲以俟時曹納辛而衰亡兮衰戮田而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失性趙堯門而誕聖兮終天隱而不繫衛泯軀於世難兮啓

洪業於宣元釋皐繇之法憲兮見蓼六之先亡練疑枉於怨獄兮寧于公之獨昌明禍福之同門兮知休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詘而後舒賜憑軒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斃於陋巷兮蘊六藝於蓬廬勃計行而致位兮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韓勲立而禍并紛回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馳旦

流言而見疑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踈兮巴放麑而日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爲時之所欽或負鼎而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臨危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微理貴在於得要兮事終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可非石育子而啓夏兮鳦遺卵而孕殷烏藉冰而存棄兮虎乳孩以字文發昇舟而魚躍兮季

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爭帝兮或洗耳而辭君
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兆慈聖達之未
明兮豈前脩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遇兮方有闚
於天表且臨海而觀瀾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
繹而身徂兮景守節而災移湯毀祝而華命兮
靈投策而詬龜圉據胎而為巨兮友發文而自
相風吹鴉而襄墜兮神壓紐而平王被羸縮之
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己或勤憂以減齡兮亦安
樂而獲祉弟成師而害兄兮父純臣而享子識

同命於三君兮兆先見於裔姒始樓桑而發輝兮終龍變於巴庸繞閶門而結慶兮鬱蟬聯於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痻之鯀殛死於羽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疏九江而入海總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業行之丕改以愚蹇爲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使諫爲獲妄兮哂宰嚭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以進爲無益兮見鄂秋之專城以仁義爲桎梏兮信

揖讓之勞疲以放曠為懸解兮傷六親之乖離
哀越種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欽四皓之高
尚兮歎伊周之涉危望仗鉞而先鋒兮光安車
而弗顧求封賞於寸心兮夢台衮於遠慮或忌
賢而獨立或篡君以自樹既思匿而名揚兮亦
求清而反汙見衆兆之紛錯兮覩變化之無方
心營營而擾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獘
筳兮始拂龜而整策冀靈鑒之祐余兮願告余
以忠益龜發兆以施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著布

列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追考盤於巖壑名山以恬澹兮辭朝市之紛若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警而晨裝揖許公於箕嶺兮諮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嵁崿兮眺恒碣之硤磄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之尚羊乘玄虬之弈弈兮鳴玉鑾之瑲瑲浮滄波而濯足兮入三山而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三苗於三危登蒼梧而遐眺兮訪二妃於有嬀追祝融於荊芊兮問洛宓於馮夷陵回飇而上驤兮窮

深谷而下馳沿扶水而遠矚兮見虞淵之威微
乘閶風之峻岅兮覲王母於崦嵫昇瑶臺而奏
歌兮坐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
以傳辭出琨岫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鬱採鍾
山之玉瑛兮收珠澤之珂珹攜羽民而遠遊兮
採長生之妙術騰雲霧而窈冥兮變域中之穢
質望玄闕之寂寞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
霄際兮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肆眺兮歷層
冰而風馳越弱水之渟瀠兮躡不周之嶮巇屑

瓊蘂以爲粮兮斟玉液以爲漿結秋蘭以爲珮兮攬白蜺以爲裳聳景雲而上征兮撫閶闔而啓扉肅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鈞天而九變兮耽廣樂而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舊京而依依握招摇以爲旆兮巡天漢而下遊建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王良以斂轡兮命風伯以挾輈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以具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適回駕於青丘訪古人以首陽兮亦問道於鶉鳩覩三韓之累累兮

見卉服之攸攸瞻雒常之鬱鬱兮貢稖矢之啾
啾心怊怊而惕惕兮志憫憫而綿綿伊五嶽之
塠塠兮何四海之㴋㴋瞻九河其如帶兮觀三
江其沆然夫五都之揔揔兮尚何足以遊盤彼
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逵觀方吞霞而棄粒
兮亦屑玉而錬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
當餐蔭建木之長柯兮援木禾之脩莖咀玉髓
而充渴嚼正陽以長生叅松喬而撫翰兮侶浮
丘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攄寫其深情情

盤桓而猶豫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
兮心惆悵而不悅憶慈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
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眷眷
於短衢兮馬依依於跬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
茅宇而返素耕東皐之沃壤兮釣北湖之深潭
養慈顏於婦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於濁
酒兮夕寄忻於素琴誦風雅以導志兮蘊六籍
於胷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
聲於終古兮流不朽之徽音進不求於聞達兮

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用之
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一不拘小節兮不求曲
備資靈運以託已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
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冲
寂以無為寄後賢以籍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
曰禀元承命人最靈兮夭壽否泰本天成兮體
源究道歸聖哲兮隨化委遇能達節兮顯親揚
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浮動違
性命兮鑒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

兮陵虛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勞志沮未東道兮反我遊駕養慈親兮躬耕練藝齊至人兮固又作刺讒疾嬖詩二首曰巧巧佞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何工矣司間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嗒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殺身行焉攻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子實無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

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
矣泛泛遊皃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
予小人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
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己彼諂諛兮人
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
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
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
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
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寔繁有詭其行有佞其

音遽蓧戚施邪媚是欽旣詭且妬以逞其心是
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
嚭營營無極梁丘寘督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
丗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竪刀上官擅生羽
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
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
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疚凡百君子宜
其慎矣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旣備矣事旣至
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肅宗即位除尚書考功

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敘自固始大軍征硤石
勑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平竒固勇敢軍中
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竒計先
期乗賊獲其外城軍罷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
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
時悅年少行多不法眉近小人固上䟽切諫并
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
之懌大悅以爲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洛陽令
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毁病杖

而能起練禫之後猶酒內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神龜末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乂秉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爲懌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檛撻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

傳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勲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彊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焉初固著緒制一篇務

從儉約臨終又勑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

長休之武定末黃門郎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

早爲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

時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

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頗爲

高祖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即位以侍從之勤

轉輔國將軍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

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爲河内太守不拜尋除鴻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爲滎陽太守有政績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

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肅宗時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

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

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
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
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
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
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
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
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
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
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

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

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令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

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識又遷太常卿兼度支尚書轉工部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爲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憍思伯曰衰至便憍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爲元叉所寵論者譏其趣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
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久
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郎
眞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
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先
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
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

為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鄴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河南尉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為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諡曰文獻初思同之為別駕也清河崔光韶先為治中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

部之亡遺誡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光
韶操業登時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
也國子傅士遼西衛冀隆為服氏之學上書難
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
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
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
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
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虎勃海蓨人也從祖金世祖神䴥中與高

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慱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慱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尉從事中郎轉國子慱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後兼散騎侍郎太極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將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爲吏民所稱永平四年卒年五十四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穆

兄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丞延昌末叔寶爲弟臺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子伯胄光禄大夫

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兆王愉逆除名

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郡太守仍爲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

爵延陵男徵拜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準行還以疾除北海內史詔賜醫藥凡在三郡吏民安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冀州刺史男如故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册祭燕宣王廟還除尚書儀曹郎賜爵脩縣男稍遷建興太守卒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紹襲爵爲徐州平東府功曹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久

之拜散騎侍郎加寧朔將軍尋轉中書侍郎出爲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軍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引爲開府諮議參軍加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太守入爲吏部郎中出爲驃騎將軍兗州刺史坐貪汙賜死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也祖綽陽平太守
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飜俱知名爲鄉閭所稱
相州刺史李安世丞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
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
拜焉稍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郎行潁川郡出
爲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去職仍
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
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
子祖璧給事中

侍慶弟仲信亦好學爲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開府掾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爲其都督府長史融敗歿仲信遂亦免棄

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騎軍參軍

子祖遺武定末太學博士

思略弟思令字季儁初爲廣陽王司空參軍轉司空城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郎轉右民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

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
必別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
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稷契
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
方爲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比年
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
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
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
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

銳彊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

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
甲密弩彊弓調矢勁謀夫旣設辯士先陳曉以
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玆
勃逆之豎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
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
誠尋拜假節征虜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
平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爲南冀州仍
以思令爲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
督時葛榮遣其清河太守據季虎高唐城以招

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鄉曲潛軍夜往出其
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又詔思令并領
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後除征東將軍
金紫光禄大夫轉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天平三
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侍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
本郡中正出爲齊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爲給事中
高祖曾對羣臣云路仲略好尚書郎才僕射李

沖云其人宜爲武職遂停轉太尉咸陽王録事參軍遷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脩立爲郡功曹早卒儀同李神儁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常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拜秘書郎又兼貟外散騎侍郎副中書侍郎宋弁使於蕭

贖還除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平原太守以清嚴稱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北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榮利亮即斬其使人發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擊大破之尋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

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超爲
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爲
光祿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
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子東字元約卒於光祿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
軍齊州刺史
詮弟悅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
平東府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

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太中濟州刺史張瓊
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悅爲太守朝廷從之
凡歷三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
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濟州刺史
長子超字伯頴武定末司徒録事參軍濟州大
中正
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
孫祖謨父慶並有學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

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太和二十三年尚
書僕射任城王澄奏世表爲國子助教頗失意
後轉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
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
之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兖州左將軍府司馬非
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
約百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
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爲從事中郎攝中水
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

史孝昌中青齊頻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喻還
都轉尚書右丞後加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
值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反
於州界爲之内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
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
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小殷關驛使不通
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
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
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

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獲移軍
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
獲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淸服鄉之功也乃簡選
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
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湛僧珍
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匿子恭所世表召
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勑遣中
使宣旨慰喻賜馬二匹衣服被褥復以世表行
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

行臺沿河分立鎮戍以備葛榮行達青州遇患
卒時年五十四永熙中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
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冀州鎮東府法曹
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轉西硤石
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
騎府主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爲
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
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

史元孚同心勠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粮
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榮欲害孚求甚請以身
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鎮東將軍東
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來
寇永基出討破之永熙中爲征東將軍金紫光
禄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尋加衛大將
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樂代
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
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

司徒公冀州刺史

長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祖霸眞君末南叛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解几案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加

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夤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肅宗大怒召問所由錄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元旭入見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粮乃踰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祿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旣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

關西歸款之户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
刺史武定三年夏卒於州年六十七贈本將軍
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
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脩唯兄及
弟並摽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
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
旭拔萃從宦咸享名器各有由也